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三十

遊覽

遊峩眉山記

胡直

予以乙丑仲春之念六日晨發峩眉縣西城從了寶樓
陟華嚴寺過楚狂接輿隱處漱玉液泉徘徊懷之西上
為中峯牛心二寺為雙飛橋雙飛者以二水從山顛懸
溜百千丈始合流于谷底震盪林木間聲轟如也南為

後牛心寺為孫仙洞寺僧出眎孫思邈丹灶藥炉制甚
古西為白水寺後群峯林林若笋然是夜宿寺閣詰
朝卸去車從乘小籃輿上頂心坡漸峭行若躡壁衆
戒下窺余下窺自若也又上為九嶺崗長老坪御孫梯
咸斗絕又上至峯名初歡喜雪皚封崖磴猿鳥盡絕
以為至矣已而歷蛇倒退至梅子坡最險雪益塞道不
能以輿乃與從者魚貫繼牽之于偃倭五管在上一休
一升仰視峰腰咸雪白一色絕頂蒼鬱髣髴倒出漢表
雖自顧疲殆而神從景王不羽欲飛又上至雷動坪

上巨水凡幾千章皆金鐵幹被綠髮苔雜冰雪磔格聲
琤然中通一徑可七八尺許左右深陷倒視窈黑雲
霧茫茫相逐不知几千百丈也相傳雷雨居其下一聞
人語鼓吹聲則雷大作過者毛骨洗然非人世矣豈所
謂倒景非耶又上為八十四盤險踰前北上至峯名大
歡喜路始平入天門石雙峙如門歷七天橋抵光相
寺殿皆鐵瓦是為絕頂環嶺白雲澗澗若身在混沌
視天脚反在下有二鳥名佛見及異鼠成就人取食若
相鷓然僧告子曰時暮矣明晨請覩光相予宿至晨起

稍霽衆躍曰光必現矣此予跋崖巔陰霧漸塞靡所覩
 見有儒者曰是必不見彼下有放光石當其雲蒸日麗
 與石相映盪為之光不為異余曰唯_乙有禪者曰是
 大不然此光出時一切見者乎于彼光中各見己像甲
 不覩乙_乙不覩甲若此光者出于雲日則當如水中_{鏡中}彼
 此互見乃知是異余曰唯_乙于是峩眉曾戶進曰某去
 年侍訪院王公守延楊王二公咸值光現各覩厥相果
 不互見_今譽其所常見而毀其所不常見姑不遠見即
 此蜀地若火井油泉皆所自徵若皆以常見毀之豈不

誣哉子思子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不知歐陽子曰聖
 人治其所可知置其所不可知者是謂之中道余亦曰
 唯_唯至午有驛騎促余歸下至梅子坡雨如注行者艱倍
 前日竟不得覩所謂光相佛燈及雪山瓦屋之奇下逮
 黑水龍門咸莫到焉至獲飛橋有僧楚山潛與洞十年
 忽自牛心山後披荆莽間彖行出逆余訊曰山巔觀光
 相乎余告以登陟危阻未有睹楚山輒然笑曰公豈以
 未陟峩眉為安乎彼未嘗安也以未睹光相為少乎此
 未嘗少也余又曰唯_乙既還雅久之有峩眉馬_辯山僧

其者自山五百里踵雅稽首乞余紀游予憫其勤為書
大畧貽之

桃柳記 吳昂

宋蘇子瞻守杭日既浚西湖築堤。樹楊柳世稱蘇堤
柳更四百餘載剪伐衰耗可知已今上之十一年候官
王君為錢塘令循行故堤嘆曰仁侯之跡也而湮廢至
此乎間課民補樹柳若干桃居其半君過之喜曰是不
足想見東坡公風教耶君既入民部他日薦紳大夫士
女過之喜曰是不足想見龍江君風教耶好事者寫為

王堤桃柳哀諸賦咏識去思云往余從君觀堤上余請
君數所樹籍而藏諸掌故禁後毋樵伐君笑不應今春
余過之屬桃柳盛布而我君過恭盛德不復可從凄然
感舊頓令人思封植嘉樹以毋忘遺澤邑中父老子弟
孰不如我而奚俟禁之制哉又安知後之人不續樹以
紹君美如君之續樹紹蘇公者耶詩云我躬不閱遑恤
我後言君子惠其身無以示民毋憂身後變置其法也
昔者君不我應有以夫有以夫君去之明年為嘉靖十
六年其夏五月己卯朔故民吳昂記

許泉亭記

許相卿

許泉故郭公泉也石門山人更為之名浙山水勝天下
泉值江迴谷遠處涓涓出傾崖嵌竇中俗遠境絕為尤
勝山人過而樂之亭其右卓錫焉已而喟然嘆曰有天
地則有茲山有茲山則有茲泉臨茲泉挹且玩者前公
而往後公而來可十百數即公專而名之者何尚其志
不二於物而托之泉由以傳然則非公名泉以公
名爾夫天之物名可以榮利可以富珍麗之物把玩之
可以怡情交乎吾前日然如也世固嘗畢力營之忘死

趨之志溺分湔造物者莫之許而有也或有之弗久或
久之得咎猶無許耳况名以傳即秀自分稿寂淪放世
無可撓吾志者茲泉列寒孤迴委藏于奧阻荒閒之區用可資
於世莫便於用也秀適遭之冷然而齟沸然而淪暢然
而飲啜焉樂以終老人莫吾競造物者莫吾禁也公去
我來泉將不許我乎故更之曰許泉特以告予曰憮然
莞爾曰有是哉山人以正德十有四年八月九日序予
以嘉靖元年正月三日記

顏溪記

吳騷

杭故洲也東塘西堰而中城為所謂左江右湖者也湖清甚無巨魚宴嬉之舟歲費千金然以其麗也非特杭人日樂為天下知名久矣東頻江淤壤數十里每潮汐之候雖大旱土倏津潤用是宜農圃蔬菰尤良諺曰東菜西水明非他方所及然以其樸也若顏溪者非特不遠聞杭人亦罕造焉出艮山門迤東七里為顏溪或云顏氏嘗主之故名或云顏鹽也溪經斥鹵若沙田云爾溪稍南即沙田東北指赭山下海門也潮汐出焉今司寇胡公別業溪上依水竹結庐面田築場不垣不斷曹

子忠未入成均時恒遊息為樂之自號顏溪主人是溪之味甘不於西湖莖澈又不如湖載糞壤鳴桔槔飲牛浴蠶不雅于畫舫金壘而鼓吹也黃茅若筍榛莽弥岸非若蘇堤之柳麴院之荷蓬戶草堂話桑麻憂雨暘膏稼觀穫而听耕田之歌又非若漱玉泉汲龍井聆水樂紺宇在前雲樓映後而放鶴觀魚其間也沿濯斯溪皆鰲面塗足之夫鄉音刺心不入耳豈如湖上麗人簪言玉貌而羅綺金珠者乎之教者明知其不如而避彼擇此蓋佚則淫勞則好善其擇之審矣于是司見寇公

恭儉之風子忠保家令德骨可為法記之

表泰山之巔碑記 萬恭

隆慶壬申春黃河汎溢輪道梗湮天子憂皇命恭若曰
 汝其治水踰夏河成灌輸悉盡天子懌豫命恭若曰汝
 其東封于是臣恭以八月裡泰山報成績也余乃歷巉
 巖踰險絕撫秦碑登日觀已乃陟山巔謁天宮忽緇衣
 蹠躡目躋足踐招余言曰是泰山巔石也余異之眎其
 上室如銅也視其下砌如砥也而思知夫泰山之巔而
 又思知夫泰山之巔之石余喟然嘆曰泰山擅四岳之

尊而於巔石又擅泰山之尊乃從而屋之又從而夷之

又從而踐履之令尊貴不揚廢靈異不表見余過也余過也

命齊倅王之綱撤太清宮徙于後方命之曰第掘地而

出巔毋利方毋毀圓毋斷天成返泰山之真已矣倅乃

撤土巔出之巔石博十有一尺厚十四尺有奇聳三

尺戴活石焉東博二尺五寸厚一尺三寸西博一尺八

寸長八尺有五寸夫約泰山而束之巔已奇甚矣又摩

頂而戴之石斯上界之絕顏青帝立之冠也余倚活石

覽觀萬里俯仰八荒遠矚則扶桑之日曜其東崑崙之

風吹其西近眺則秦碣石若正笏叢石如群生而齊魯
諸阜圓者似金直者似木曲者似水銳者似火方者似
玉枕青陽之絳闕俯元君之幽宮而六極之大觀備矣
彼巔石不表見幾千萬年矣今出之始返泰山之真而
全其尊後來覽觀者尚毋利毋毀毋斷其天成務萬世
令返其真而全其尊以毋得罪於泰山之神其縮衣蹠
躡意乎縮衣余問何許人何所受而告余默而不答噫
我知之矣蓋縮衣受之碧霞_上受之秦君_上受之
上清上清受之元始_{元始}受之寥冥之祖

關外城記

王樵

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內外守備參贊部
臣閱外城予以攝工部事出太平門尚書徐公以攝兵
部事出神策門予以五鼓盡至觀音門官所俄而守備
邢太監秦寧陳侯相繼至既而尚書徐公至黎明垣
內東行垣背國初蒸土所築極堅厚上以蜈蚣木出檐
覆之以瓦歲久土有剝落木瓦有頽壞則脩之至今垂
三百年外郭周百八十里色羅山谷誠前代所未有也
北面一帶因山為險據江為守自觀音門而東繞鍾山

之後而在皆因阜不斷在東北曰姚坊門又南曰仙鶴門又南曰麒麟門地勢漸平鍾山側者成峰橫者成嶺攝山後峙青龍左繞石城右踞天印為案于此行頗得其形勢之的而知我聖祖于金陵定鼎于鍾山卜吉以為萬年之藏聖鑒高遠非尋常可窺也是日由南出者為協同守備劉監丞定而將候起鳳臺門又東曰夾岡門又東曰上方門又東曰高橋門南北兩路同會于滄波門有官廨曰闔城會所內外守備兵工二部堂序坐飯畢予與徐公入朝陽門道中審見鍾山巖巖扶輿象山

環拱南面空濶秦淮流於前大江繞于後沿江諸山又皆遙為金陵拱護其面勢與尋常所見不同蓋從高而下始得之也歸至工部與回司官議脩城事頗言脩內城易脩外城難內城縱有崩壞舊甃多存用磚灰補修新舊即成一片勢自堅久外城原以土築土有剝落用土坵幫砌不久即壞後易以甃土外幫甃雖可暫支一時而甃土原不相入尋亦崩壞若欲永久不壞須如北京外城一如甃城之法裏雖用土築外則用甃寔砌非幫砌之比故得堅久但北京外城止南三門一面南京外城則連

亘遼瀾其功寔難周書畢命曰申畫郊畿慎固封守周禮大司徒乃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有掌固司燠掌疆封人之官掌脩城郭濬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及其象度之守郭即今之外城所謂濬池樹渠之固恐大畧如今邊牆之制有牆以限隔有墩臺以瞭望拒守有渠以環之有樹以固之牆之比城易脩而亦足以為守此城易脩者以用土築而不用甃也欲其足以為守須備前所云四者而後可以經久則在當事者以意損益而已

閱內城記

王樵

是月二十五日閱內城外內四守備兵工兩部堂會於通濟門黎明登城如前分閱劉監丞蔣定西由西歷聚寶門三山門石城門清江門定淮門儀鳳門予等由東歷正陽門朝陽門太平門神策門金川門鍾阜門而會于淨海寺寺在城外據獅子山趾獅子山在城內即國初建闈江樓處是日頗盡金陵大觀蓋內外遠近畢見也通濟之外秦淮之池雉堞不甚高徑不甚濶僅容兩馬俯視甚峻而基寔弘濶甃甃兩面厚可丈餘而附墉

之士則長坂天成濶十餘丈雖不設臺亦無慮也至正陽門下輿而過旭日初上朝煙未消南望郊壇北望大內如在圖畫自朝陽門而北則鍾山在外陰廣山在內城貫二山之間色山而過孝陵中松栢參天谿谷逶迤歷七可數陰廣山蓋鍾山之走隴石崖嵬亦多古木有延山官軍跪迎上山道中見松栢枝幹多作虬龍之勢皮似鱗甲在動植二物中恐亦得氣之相類者數城隨山勢此處獨高歷級而上東北折處為孝陵後門自此而西至太平門城皆在岡隴之上太平門居陰廣要舟

二山之間門外長堤數里為三法司面城臨湖而在鍾山之趾玄武湖在爽舟山之後城亦色山而過自此至鷄籠山岡隴不斷城皆因山而臨湖通山趾城與湖相逶迤蓋至鷄籠山之盡城不復兩別築城下循湖而北為神策金川二門蓋至此始為城之極北處也城降於鷄籠之後者一等有便門歷級而下自此玄武湖之曲折始得見新旧冊庫在湖之中此處最深湖連亘太平神策二門之間環湖村落櫛比土田畦壠方整宛如棋枰自此而西則大江迤邐而東繞出帝都之後逆江

而上皆山也江山之險寔天造地設傳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險亦因乎地險汴為四戰之地所以不可都也金陵以江為險人之所知而用險之道人或未盡知六代南宋雖偏安即其保守一隅能却敵而制勝如周瑜王導謝安韓世忠虞允文者亦有用之之道矣自金川北繞獅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亦建二門曰鍾阜儀鳳金陵在春秋時本吳地越句踐滅吳築城于長干里俗呼越臺楚置金陵邑于石頭金陵有城邑自此始秦始皇以望氣者

之言鑿方山斷長壠以泄王氣其河源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水門入都城南經武定鎮淮飲虹三橋西出三山水門沿石城以達于江乃今所名秦淮者也東漢末以秣陵地封孫策為吳侯至弟權據有江東築石頭城因山為險扼江為守即今石城門一帶尚其遺跡也改秣陵為建業建安十三年移丹陽郡治建業遂徙都焉都城在淮水北五里據覆舟山西倚石頭以為重後帶玄武湖以為固前柵秦淮以為阻今頗言其地寔得面勢之正南五里至

淮水有大航門宮之後有苑城晉所謂臺城即此也赤
烏四年東鑿渠名青溪自城北墮元武湖水九曲西南
入秦淮今僅存一曲而已金陵建都寔自吳始其故蹟
大畧具于此矣

海岱記

王樵

予年十三四時從先君官東萊嘗一至海上泰山雖未
登道中先君每指示之初不甚了了及過魯境東方空
曠遠愈分明後讀杜詩乃知所謂齊魯青未了者為簡
而盡也嘉靖庚申待罪按察又得奉遷軌尋回游至以

六月諸僚間相邀泛舟大明湖芙蓉盛開舟行翠蓋間
自謂身在水仙之國渚汜間時有村落忘在城市一日
遂放舟出水門至葦不注山而止城北古木蒼然清溪
印月一時幽興言不能狀竊謂錢塘西湖不足以過也
葦不注為歷下主山諸山環伏此獨孤秀山以遠而妍
此山純石不樹而黛色可挹遠近皆妍約突泉今為平
道數因送客至焉喬白岩嘗因游此而起尋源王屋之
輿蓋王屋山至高而險流水發源其頂入太乙池而伏
九十里復見為東西兩源所謂東流為涉者也俗傳涉

源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于三四月間蓋春夏之交
泉脉騰沸而湧先勁疾物隨沸而上故餘時即否無他
神異也再出為趵突泉曾子固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
灣者而見之于此正與湧源事同然子固謂岱北齊東
南諸谷之水滙于黑水柏屋之灣至于渴馬屋下洎然
而止潛流地中北至歷城之西復出為趵突泉突而不明言
其為湧水然歷下發地皆泉寔皆湧所過也潞為大明
湖注為濼水分為大小清河皆湧水也唐李賢謂湧自
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以入于海然則人祿絕于王莽

時非真絕也山東若濼洳之政不脩儲泄無法故旱潦
無備可耕之處往往棄為蒿萊歲一不登民輒流移須
朝廷加意責成監司守令有以為之處而後可東三府
差勝于西三府然總不如河南也山東人習武雖五
尺童子亦能射有能修太公管仲之政他日未必不如
李抱真雄視諸方也臨清南北襟喉山東延撫宜建臺
于此以鎮之北虜嘗窺覲宜有以謀審飢之法頒編
入村落沿門喚集給粟注簿示有期日使按期而來不
併聚一日然後依次給散則里老吏胥不得作弊而窮

民得沾寔惠庚申年山東飢巡撫奏准發粟賑貸予以
此法行之又設粥于寧陽親往監視同僚多謂其過予
謂晦翁在浙東單車却導從窮檐之下無不到故民隱
無不知今猶患不能如此豈過耶景王之國道出山東
舟大小千艘用夫二萬餘用七道民壯皇筏夫沿河接
夫連猶不足量派襄縣鄉夫予慮其擾則命鄉夫且饒
派憶昔為行人出使時見夫役有一程接代不至便曉
上言及與顧錢則連行數程不秌因之因知沿河顧
募便可取足白于巡撫請盡罷鄉夫巡撫初未以為然

巡撫請盡罷鄉夫

及聞前路鄉夫被王府人逼索剝奪有投水溺死者縊
者逃者蓋鄉夫頗有衣裝又恇懦故舟人得肆虐乃如
予前議彼沿河人皆積捐衣綵蓋形不足腰裹三升烘
炒錢十數文舟人無所索王府自平原至沙河二千里
一用雇募費省而人便半月而出境有司可委托者多
為同僚所占不欲與之爭剩下典史駙丞素署下考者
予因呼而用之至則激之曰汝等自新之机在今日皆
叩首願自殺蓋王府人役非此輩不能與之言有以塞
之使之安靖而過不受擾足矣臨清知州為王府人圍

通至欲自戕王舟夜過某閘束燎不續致問延撫延按
安在孟知縣至于被鎖此可見矣汶水自古東北入海
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寔創自元人而成
于我朝二百餘年歲漕四百萬石按期而至南北三千
餘里官私一航閱月可達物貨相輸有無相濟故漕河
國家之津脈有不通當求所以通之七策若欲舍此而
彼求縱曰可濟猶非至計况必不可成如近日膠萊之
議乎凡為漕河之患有二曰泉流之微也曰黃河之決
也泉流之微起於泉政之廢向也凡係泉流所在疏導

以時沿河水櫃閘堰儲泄有法尺寸之水盡為漕用故
以一汶之流濟千里之運而未嘗不足後七十二泉聞
多煙塞儲泄之法悉不如前此可諉曰問諸水濱哉至
于黃河決而南北皆有害決而南則徐沛淮揚受其衝
而祖陵尤可虞此莫大之患而人猶狃目前之安卒無
善後之策決而北方憂其害漕而又憂至于廢漕曰括廢漕者繆
說也余闕固云人言黃河北恐會通之漕廢吾謂黃河
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則漕以汶而不資于河也此言
可謂盡之然河勢若北而衝入會通則閘座皆廢幸而

通流則舟行開面一日數程暫若快意不幸而橫決有
 決有塞至于斷流舟楫不通而水櫃閘堰素費工力者
 皆為所壞修復甚難此則害漕為勢所不免故人言引
 黃河以濟漕河未嘗不可導之使北何也天地之有四
 瀆猶人身血脉之有大經絡瀆者獨入于海也今河淮
 併行河奪淮之道至于泛溢猶人身血脉經絡此豈可
 謂天地之常也哉河水重濁雖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下
 流少緩上流必淤是以海口積成大沙以河淮併行淮
 道溢小去不迅疾之故也今海口之沙不可去上流縱

如謂狼兵殺賊劫物喻也然亦不可引以濟漕

築隄防約攔水勢安能永久無事欲永久無事惟有縱
 之使北而已或曰河淮併行几年于茲矣非不欲使之
 北不可北也吾謂不然所謂不可北者若謂利害有不
 可則吾前既言之害漕之害孰與祖陵之重智者尚當
 權其重輕况河淮北而漕可無害尚有策乎若謂河性
 不可使北則尤不通于理不達于河勢矣漢時河有徙
 決止在北方去禹故道未嘗相遠漢武帝元光中河決
 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親臨決河公卿負
 薪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導河北行二渠復

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平帝時大司空掾王橫言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徙完平處使經西山足東北入海是前代定論固惟以復禹舊跡使東北入海為是矣後世不能如武帝遠見決意瓠子之塞所以多河患孟子曰禹之治水一之道也後世失其道而南豈河不可使北哉或言禹九河故道在今滄瀛景德之境密迩神京奈何引河患使近哉吾謂兩京俱為根本重地以祖陵言則南之害怕而難緩議以地勢言則北之言猶賒而可預圖况太行西繞黃河又來

朝拱京東鈴鑰益固豈不有助于神京之壯反謂近患使近哉夫黃河治則不難于稽洩漕河一復則不必復言海運今膠河之議雖罷海運之險尚未有極言其不便而止其議者丘文莊公海外人故專言海運之利彼所謂計損失之少者歲到之米數而不知海中漂溺之事無日不有太倉但責歲到之數無虧而不問其他有司預有損失之虞安能無倍贏之輸而舟卒民力元人視為痛痒不知者安當一報之官而書之史乎以近日徐沛間黃水泛漲之時猶有漂失乃改冬底起運

以避此而况海中乎長運之軍歲無休息復驅之海情將不堪勢又及民兵民俱困矣借曰募其賴者寧有几也故開河必不可棄海運必不可行開河惟通故南北貨物交輸官私船隻繹絡兩岍人民輳集兩京津脈相通所以為國家全盛氣象若行海運則開河必以無用而廢開河以無用而廢則南北貨物官私船隻寧能如前日之通行乎兩岍人民必以無業而去寧復如前日之輳集乎自此浸成蕭條豈國家全盛之氣象乎或又言兼行海運非欲廢漕河也漕河或有逢阻此不至而

彼至且因以習知海道不亦可乎此又計之左者也聞太倉已有數年之儲漕河或又逢阻自有轉般之法可行何事而兼行海運幸異於此不至而彼至乎况自經倭亂以來人心日壞盜賊之變在陸地猶難盡防海中之事尤不可預料吾恐自此生事而習知海道之人欲為寇備而先以啟寇元人之鑿固未遠也膠萊河者源出高密縣南自膠州分流北至萊州府海倉入海風帆一日夜抵膠入膠河至海倉入海風帆二日夜抵天津通計海洋之中不過六百里耳元人疏濬欲以避東海數

千里之險以末運兵梗而止入我朝士大夫以海運有
風波之虞漕河或有意外之阻多言可開此以為餽送
別道而朝廷未曾試其利害萬曆中用尚書劉公應節
之言試而難成乃罷自是膠萊之議息矣因記于此諺
謂此河為銅幫鉄底難于開濬又難于通津舊議所以
為通津之策者有二一曰兩頭海潮一曰中路泉濶今
勘河高而海下勢本難通又南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
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園距海口六十里遇風迅潮疾
或至朱舖亭口不可為常且潮水倏忽長落運舟寧無

守候耽延况潮之所及有限乎此通潮不足恃也泉濶
之說初謂沿海郡縣凡流泉湖濶皆可如漕河引泉之
法以時疏之賴以為膠河之濟一曰沽河源出黃縣一
曰張魯河源出高密鉄嶺山泉水所聚名曰都泊即公
孫弘牧豕處周百餘里中隱二三十泉可濟分水嶺之
艱一曰濰河水勢極大冬夏常流亦名淮河諺曰膠翁
淮毋無媒不偶此三者寔膠萊河之命脉也今勘前項
河濶最下之地為秋濶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
月泉脈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終不能使

之源也而來此引河不足恃也乘潮引河皆無足恃又况瀕海之地工多積沙下多礪石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畚鍤所及沙必隨之而出土可蕩盡沙則下沉非挑除所能絕亦非堰閘所能障也至于礪石人謂雖不能入此難于挖沙矣庚申冬與叅政林君登泰山初十餘里皆高岡至回馬嶺始峻拔車馬不可上坐板輿用伏机可轉數人扛之二人挽之前者見後人頂後者見前人履底而坐者常平計三百四十一盤四千三百七十四磴初望高峰刺天有白

雲縹緲其間以為絕頂及到天闕又在蹊下瞰神悚至頂尚十里也時當雪後初晴千山之巔猶白下視一氣混茫上下一色恍如身坐水晶宮因咏南軒張先生之詩曰人立千峰秋色裏月生滄海暮雲邊噫大哉游宇日觀峰五夜見日出唐人言交州望南極總高二十餘度八月望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燦然明大者甚衆乃渾天家以為常設地中者也以平地見日出而疑日觀之事正猶未到交州者不見南極下星尔林君問予孟子小天下之說予曰泰山特起東方青徐兗豫通

旋其死人目力有窮使有神人立此俯眺八荒則恒華
嵩霍直相拱揖耳太行如几河江如帶皆歷歷在指顧
間林君笑而不語又問天下之山無高於五嶽者乎予
曰以泰山觀之涉而始知其高入而始知其深竒峰峭
壁乃隱乎迴巖複岫之中其勢之來者遠而鬱盤者厚
是以為諸山長雄臣僕後先而子孫環擁匪以其高也
意五岳皆然不然五嶽之外有他山尊者矣予因又論
古者山川之祀壇而不屋今乃人其形宇其地又元君
縱是仙靈不知于泰山何與使嶽神反若失位皆不合

祀典所當釐正秦漢之君以不遇風雨得上封成禮為
天之殊貺而今齊民雜糝褻瀆已甚亦所當禁欲行而
而未暇也自至山東欲恭謁闕里而非職事所經不得
特至明年春始得至焉當別為記尋以謝病歸不復補
茲為闕事矣

登招寶記

沈愷

余吏明州三年至三登招寶也臨大海四望浩渺與
天無際海中諸島隱隱如鷗拍浪時時飛聳欲墮日本
琉球諸番異域遐眺亦歷歷可指數誠天地一竒觀也

興極偕二三同志登最高峰頂坐石炭酒酣耳熱仰天
嘆曰其有憑虛欲仙乘風雲而下來者乎乃瀉酒石上
歌紫芝曲欲起黃公與之遊而不可得興盡而返蓋愷
吏前土民安其拙且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戎伍蚤起日
持名籍至衛門報曙歸則偃卧無他事傍海居民亦往
上牧鷄豚放葉舟取魚蝦入山採松檜為薪或挾弓矢
獵狐兔為樂山中六七十翁煦煦如小兒狀竟不知邊
境為何如事乃今有不尽然者邊檄報漳民通番船取
息幣時肆標掠憂時者至募民為兵乃帥其人晝夜警

日出鼓鉦日入燎燿至振鐸馳叢植棘樹墉坎山谷以
守人情洵曰海邦驛驛若朝不謀夕時天久不雨俄而
雲密欲雨風颯颯四起往余見海上人道招寶山頂望
日出海雲生樹石炭屋聽風雨迥異人世客有好事者
勸之一登曰盍往觀乎余曰山海宛然昨也余非前日
之意况矣夫國家恩養軍士若驕子然若有緩急卒不
得其死力其捍患禦難往也出于市井網罟之民果何
為邪果何為耶余為唏噓久之乃望洋而歌曰海水洋洋
兮今天為茫兮我心憂傷兮曷為其亡

哉然惟賢豪之士為能見几測變達升沉之故每一有所遇輒遺落身世縱浪大化之中欣然成趣曾不以得失寵辱縈懷及至時移事迂追憶已往之樂皆若夢幻則又感之於思未嘗不搗文嗟惜也在昔永和右軍以一時文物之盛集樂于茲賦詩酌酒遂成曠世奇游述文記事寓今昔存亾之情書辭兩絕然其間多有祿仕之人故後踪跡漂渙處者則怡志丘園達者則功名四海雖欲復踐當時之會不可得矣遂使千載之後視此勝事愈為難矣及今繕部偶以他往暫得與鶴流連

茲亭慕前賢之高風泛觴曲水散襟咏言坐見清風生于脩竹飛泉響于崇山即其所遇可云樂也但恐情興或闌別離生緒倏焉分手又成殊方之歎矣况復長才繫念于廟廊善政非居于一地他日緬懷茲遊又成故事耳古人云萍聚不常勝遊難再信非誣也是知乖違伏于所聚悲傷生於相歡以今揆古不益有感于右軍之文哉繕部聞言却席浩嘆鶴于山僧索紙與筆繪流觴之圖載言于其端以為別

滄沱河記石 瑤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源出代郡秦戲山下匯為
三泉流稍延曼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按班
固叙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蔡沉疑之蓋亦
惑于夾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于海滹沱中高
不與大河相涉非之夫九河固淪沒于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沒乎
滹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者亦猶九川云爾
豈謂大河播而為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覩身歷
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滹沱亦未見其
的不為徒駭也顧太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道淤沙窪

壅不常旁無澗壑以洩水怒故霖潦相仍山谷諸流叢
奔會趨洶湧而至敗城郭沒田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今禹貢舊道既不可見而西漢於此置吾蒲渠通漕船
亦烟沒無迹豈非亦以茲水之害甚不可疏淪而廢與
河經藁城自國初至今不知凡幾徒成化壬寅始迫城
下淨土寺沒焉自後每秋漲至則汎濫於縣三五十里
市野皇々無所適樓適有天幸未為滂沼弘治六年太守
張君淑始開新河于郡南費以萬計未再逾夏水大入
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氓相傳云是河不宜修築惟祭

則可蓋神明之也於乎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祭典固不可闕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為民父母者職也往者宣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具在焉疏理之功亦豈可少哉碩得其要與否耳誠得善工相高下量順逆遲以歲月鑿山開原廣拓水境要其上流而放之寧棄百里之地以全城池則雖鑽龍門折伊闕尚可為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為石隄以捍之亦再歲之利也又其上者平政惠民薄聚斂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天時使五行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無墊溺之苦

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迂之于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之末如何矣智者試反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其之言為老生之談哉

錢塘江觀潮記 王文祿

錢塘江劃分吳越九三折故名潮江秦望山脚挿入江心舟犯之輒覆又名羅剎江：口有两山南曰龕山北曰赭山並峙如門曰海門下有沙渚跨江東西三百餘里如伏檻然閩禁諸山奔會於天目水隨下出海門赴益官經澈浦及武原馮乍浦轉金山九淞三泖水閣接俱放于

明文海 卷之五
大洋惟秋金旺水生百川灌注大洋瀾漫湧入海門逼礙
沙渾回薄激射抑怒不洩則奮躍上躋以故潮頭特高
數仞趨富陽抵嚴瀨始平隆慶戊辰秋七月晦天臺花
桃村羣龍六起山崩水溢踰臺城蕩析廬舍子家武原
並海：桴掠物取器物無數萬千浮骸閣沙塗八月既
望予至錢塘又二日乃十八俗稱潮生日士女聚觀如
堵劉子邀予酌望江亭須臾白光橫亘如長城女牆推
來自東北轉西南夭矯如玉龍拿雲散飛如霰雪蜜酒
駛騰如萬馬駕素車鬣翻輪擊繽紛凌亂聲殷々又如

雷霆倏轟震撼坤維浩渺間沙堤盡沒劉子舉酒酌曰
竒觀也校往年潮尤大蓋以諸山水溢故予曰觀故竒矣
獨不念臺民之溺乎美船之擾乎宋之觀潮元之駐兵乎
錢鏐之射乎秦始之渡乎予與子同諸友自戊午辛酉
三觀矣聚散升沉不猶潮中一泡沫乎噫江山如舊風
景不同舉目有古今之感也限東字各賦一詩練痕遙
上海門東日映金沙捲玉虹白鳥若隨舟楫轉青山應
閱古今同掀天浪激層々雪震地雷殷陣々風吳越劃
開剛一水誰收强弩濟川功

韭黃門觀瀾記 王文祿

秦駐山故有韭黃門徑僻人罕至去鹽城二十里餘夙
聞竒勝正德甲戌^春季望就傅暇一僕負之行登山巔遠
望未悉也萬曆癸酉春季紹坡^秋秋叅帥督海防寓始皇
廟訪之偶客盈坐携酒同遊循山腰狹徑轉步峻截陟
降數匝始至石崖錯列如堵側足踐級抵平崖坐方石
上隔崖小山屹峙夾如峽門潮正長湧入峽內峽外潮
過接南空闊峽內潮不得出束之緊激射而湍湍倒遡
縈洄旋渦層疊圓如車輪渙如綺縠滾如沸湯浪花簇

起白煙瀾茫噴雪跳珠觸石怒激如雷震山如螺浴地
如桴浮恍忽如鴻濛肇開呼酒大酌稱快擅勝槩竒觀云
有客拂石擇而指之曰此宜直書韭黃門三大字此宜
直橫書觀瀾二大字連命^云削砥石如榜勒之不朽盛
也即賦七言一律各隨賦紹坡曰請記以識之使後人知
今日之興併勒之石王生曰然追惟髫齡一至周一甲子
始遂初心非數乎何幸也噫海山莫軸日月奔駒性靈
同天厯劫豈壞益悟瀾必有源尾閭頂彌一脉旋轉控清
澄濁各當勉旃夙抱何從根器非妄日斜騎返攬轡取

澄清之懷匪黃訛九王或曰山突曲汪洋凡九汪轉諧
 王或曰匪旅生黃芽以故得名皆莫稽也嘉靖丁亥秋
 大魚乘潮入峽脊如山兩崖斬離尺許亦一奇勝云併
 記之系以前律詩曰門開突峽豁青天花簇旋渦生白
 煙大地欲浮潮正長高峯將沒日斜懸影移戰艦雲中
 盪鼓振奔鯨谷口傳三傑興豪題柱石一盃風便引飛
 仙

華山遊記 陳以忠

戊寅春余被譴當之寶鷄道出華陰陳君潤夫有湘中

之舊時為令李諫議若虛移書先之謂余將登華也山
 入潼關或云陳君且他去余曰三峰在即吾主人矣既抵
 華陰乃陳君歸凡山行之供無弗豫者二月之十八日也
 會觀察賈公携其子及王公子登山賈曰在長沙余為
 之屬今又屬也遂從之出南城三峰在望挿天寒碧映
 入心髓七里至雲臺峯有雲臺觀周武帝時築以居焦
 道廣者文南行二里至山麓有玉泉院則宋端拱中築
 以居希夷先生者也院後有冢或曰希夷仙去骨蛇峽
 中已乃道流持其顱向人乞施嘉靖間姚寺御者收瘞

之念希夷生也遺世死也遺蛻後人浪為生情耳冢後
巨白石工穴之像希夷卧其中如生蓋所謂寢無夢覺
無憂者慨焉慕之陳君有酒筵余從賈公飲數行乃入
山兩山對開嵐光交墮吏卒導從上下究轉纚：無絕
亦自有態行五里至五里関往時避兵者就險累石為
関陳君欲稍增治之額之曰通天第一門云行四里為
希夷峽山勢壁立澗水經其中滙作小池從石室旁下
如琴如筑鳴鼓快耳希夷蛻骨于此或云即張超卧仙
坪也半壁有穴飛石掩之又里許至杪羅坪賈公不能

上余請曰與山靈為三峯之約當更上之陳君笑余曰
乃復見拄笏王生賈公與二公子俱下陳亦君從之
下余獨留月已西：山高恍有暝色度不能至青柯遂
止杪羅陳君已命道士郭全銘左右余導余登山杪羅
菴郭所搆也步菴外東面石壁可數十丈鳴瀑掛壁而
下有坎兩：直上可容足趾郭曰此通上方峰指石罅
為西玄門唐金仙公主脩真于此駕鶴飛去白雲宮細
辛坪在焉余欣然欲上部曰每歲三月香火輻輳華州
道士來始向峰頭斬荆棘開徑懸鉄鑠而上之不似三

峰時通人跡也余徘徊太息北望山頭有石如柱為繫馬峯西望西山：桃花石罅盛開不知絕壁何緣着種或云風吹花片粘之輒生山：有之命僕夫攀崖就低垂者折得一枝花疎淡不似人間濃艷也望頃花間似有物去來余謂猿猴乃云山羊善走險棲巖竒中人利其毳^絨舐取之南有四峯青柯所從之路也四山高起余臨澗坐石竒秀滿前應接不暇恨友人陳七已死不得丹青手圖之有頃酒至余問酒何來郭曰君侯遣壺榼到處從公也飲石上山已暝聞寥中泉鼓更自清迥

還就菴中晚食：已獨步空庭仰天觀星斗忽驚黑雲四面壓瓦謂風雨且大至乃林樾無聲漸聞啼猿稍辨峯巒艸樹忽自笑忘其身在山園也呼燈火夜遊問道士將無虎狼耶郭曰山面：陡絕虎狼不得上山愈深愈益竒愈益險請以茲夕休其足力余咲而就寢清逼魂夢曉聞孤鶴長鳴過山頭輒起梯髮宿雲經簷間與炊烟冉：出谷峰頭積翠浮：欲流色潤髯鬚呼酒四五行乘肩輿亟上或舍輿而騎或舍騎而步視所經險夷以為勞逸每望前峰已如路絕既又踰馬至十八盤者山

最陡十有八折乃得上故名盤石峰回忽見垣瓦屋鱗
鱗綴前嶽則青柯坪至矣至則祠廟神像俱經地震頽
圮羅間已葺治數楹獨地勢愈高天然之景爭獻秀爽
視杪羅又進之余竚立四望遙見泉掛山腰如練郭曰此
簾洞也直下三千尺自蓮花峯來又還視山徑中客四
五輩方偃僂欲上有角中翩然者將遣人物色之郭曰
此某君故為藍田簿與君侯為僚別有僧導之來余方
苦無伴使人先之則又使郭往趣之簿至同入山館
供事者甚設余強之杯酒局邊幅不暢與約登山敬

諾郭曰士大夫^能至青柯者十之二三自青柯而上僅
僅可數君侯知公必登三峯戒吾徒之善緣岷者及諸
濟險者皆具第恐公不任此險也余戲曰懸崖撒手一
著重蘇豈丈夫而畏險邪易艸屨起步石橋從左徑上
可里許有回心石馬郭曰從此上千尺撞遊人見險心
悸率退轉是名回心余咲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至千
尺撞下蓋絕壁裂之兩傍稍施斧鑿斷樹枝橫之以
承^足竹枝相離尺許凡千尺云郭使其徒以呂公絛束余
腰而^披衣衽于絛則又以長繩繫之絛二人自上引之

而一人下佐余足石偏復長繩下垂余手長繩躡橫枝
以上賴有後先之者竟忘其勞既上乃下望魂搖也
問簿所至已自回心石去矣西折上百尺峽似撞而
裂在峽之內出峽登望仙臺方丈平石可佇立遠眺忽
南峯片雲欲墮不墮作嬾態風吹斷之如人乘鶴來者
童子得句云雲到嶺頭嬾人來鶴背輕余領之度二仙
橋石梁跨壑艸樹清幽余不能捨去從者促余行過車
箱崖如車箱人緣輪以行乃至老君離垢絕壁有坎
如西玄余上之如撞如峽而險更甚謂老君登華從此

南却氛垢云過擦耳崖峭立躡處僅容足又下臨深
壑余面壁兢移步即隆準公不得過此不獨大耳兜
也忽成獨咲復至一崖奇峭甚仰攀折旋出石穴以上
有鐵猿顰踞崖畔曰猢猻愁因誦猿猴欲度愁扳援之
句過此忽開朗則白雲峯也有菴郭道人在焉出茶供
相與坐長松下叩其所為入山者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聊去俗耳余為點頭坐有頃起去之郭送至
際曰此閻王邊也謂隣于鬼矣余攝衣以登了無所怖
乃至日月崖謂兩崖高起日日出沒從山隙射之當是

竒觀余攀躋倦又渴甚息足松下頽安所取水童子從
崖陰捧雪至余食之清涼刺骨歷金天洞：最宏敞往
年地震時洞裂神座皆下陷可五寸郭道士因言山之
四周下陷盈尺山足土痕至今存也又經三元洞：比
金天差小蒼龍嶺在其前嶺中起旁殺蜿蜒入雲人從
龍脊行危甚或一失足轉圜千仞石平處暫得休伏視
下方松頂若蓬蘢在蒼烟中濤聲萬壑疑泛巨海罡風
時：捲人衣覆面嶺百尺危可褫魄兩旁穴石施鉄柱
有仆有立郭云舊嘗有欄漢武帝登山御道也度嶺望

見雙樹聳出空際曰此將軍樹矣自青柯以上無他樹
上多青松白楊山高風銳振撼無定枝幹盤屈獨此二
松挺然雜立有石曰上馬石者余曰即渥洼龍種何緣
上此從者曰有風道人不知姓名游行山頭一日天馬
下之風道人就石跨馬行空而去石旁有老松倒柱若
虬龍下雲端忽昂首攫竒：恠：丹青所不能貌余
愛之坐石凝睇忽西峰雲來迷漫澗壑恐驟雨至亟趨
雲山岬：有宗土地祠謂華為群山之宗也已頽地有
四仙菴為譚紫霄馬丹陽劉海蟾立長春脩煉之所就

其中坐石小憩雲入菴沾人衣皆濕雲過乃復步凡歷
數險則玉女峰矣大如石龜背甍瓦皆鉄郭云陶瓦則
山風能颺之去也前一圓坎水紺碧為玉女洗頭盆又
其前石裂可五寸以石投之食頃猶有散或云下通
黃河唐玄宗禱雨進于簡此剗龜腹為石室旧有楊妓師
事韓姑于于此韓肉身猶在槁而腐楊壽百餘歲不
知所去又南為三清洞王道人結菴其左余過之王
出松子為供味鮮美甘香溢口余問山頭五粒松凝脂
千歲可延年耶此是耶右偏新架板屋余憩其中屋角

松房成積其長丈皆風落而收之者童子擊之子滿其
下囊得升許余問道士將安宿耶曰五峰道人今在東
峰不遠矣遂相與涉岡上東峰因石斜削可數十丈稍
鑿足跡無草樹枝蔓可攀躡從者手接而上之遂達于
巔有三茅洞前為小殿上左有巖五峰道人居之依巖
置扉當其缺處稍亦架椽為屋可坐客可爨余至道人
出迓曰清晨默念當有佳客命弟子洒掃石床公自何
來余曰來此訪道相與坐茶頃起臨岨遠眺當東峰尽
處東南北三面無他峰碍蔽道人指点中條首陽諸山

疑隔數里黃河如綫則近紫山足矣日際村落比之乃
云此同此蒲北商北陝某之等州千里之內可俯而視
人生不高我足底曠我眼界大我胸次如甕中蚊蚋視
中虬蟲真憶仲尼登太山而小天下也與道人相對慨
歎忽雲生首陽英之欲起道人因言山頭雲態其悉高
低遠近濃纖遲速去來有無至不可狀又言雲彌布峰
壑即數日下方不雨一流動則下方雨矣有時晴雲冉
之孤飛入谷忽已失之蓋歸雲也步前固老君碁所碁
石方徑五尺三十二字鉄為之重不可舉豈臨局下着

慎重當如此耶已風色寒天漸暝還入巖下道人請就
其寢室之入巖之幽蓋一大坑可容三四人余與道人
洎道士相與箕踞而語忽聞鼓鼗頌之如雷余訝為道
人曰風入巖坎耳余曰劍首之映而管之鳴也華山之
巖宜其雷矣問之神異曰夜靜時扉外有足聲令弟子
無窺扉一任之恐變幻能動人青柯坪道士某為師守
舍見緋衣方山冠者甚偉長可十餘丈坐山腰垂其足
呼曰尔師山口失足往携之言已失所在某如其言携
師以歸蓋山神也又聞白雲峰郭道人云遇異人于上

方遍体長毛採細草以啖就之則去之追之已失之矣
又問他奇曰青柯坪以上無鳥山頭有一青雀時來乞
食一老猿每危坐前圍視衆猿採杖輒復棄去語久志
倦攤展啜茶乃就枕上閉目追念所諸險數心魂墜
覺得此身已與人間隔絕心冷心無塵神翮心歌舉
如寐寤如作遊仙夢山頭坐石看閒雲卷舒有異香縹
緲群仙來集各道姓字宛若平生希夷手紫栢一栢垂
上葉露啖余心因得邀秦玉姜彈琴杜長春吹笛王伯
遼乃自然鞞鼓五舌簧聽之樂甚壺公授余竹杖欲乘

余俱去念諸同心有初約徘徊未可願謂焦仙曰倩汝
三青鳥一向金門報王元馭一向江南報范伯楨胡原
荆王承父一向点蒼山畔報顧益卿因令各乘之來也
羣仙聞余言皆笑忽然想滅夢斷已涉幻妄爾時道人
正跌坐聽余軒鼻振余曰睡魚昏心然當起坐令清氣
余曰正自不濁為道之人曰宰官身故自有仙緣因
口授坐卧吐納之法復為誦參同數言旨趣可繹偶及
化書曰見聞入道者也證以忘形養氣忘氣養精忘精
養神之說曰忘即助長矣余竦然俄而東壁有隙光余

曰曙色耶曰未曙月出之光也啟窓片月方起光上射
巖端白雲纖潔如素錦月漸高浮雲蔽之擬觀日出狀
及旦雲竟不開也余急于覽勝又趨起櫛髮道人炊胡
麻飯余青雀飛止道人肩道人曰雀來矣就掌中食已復
飛去余嘆道人忘机飯已相與出扉重臨崖端下望雲如
飄棉飛絮平鋪萬里僅山尖上出余謂道人曰王司勳汝
明登太山見此景語在吾耳也因下岡忽風來余與道
士及從者數人手接而下一人仆則兩人蹲而挽之或
不能當風則三四人連仆道人獨行亦仆宛轉石上復

起其身體翔且習之矣循岡北行觀仙掌巖：壁黑色
石膏自壘中流出隨膏凝結黃白相間遠望之見其大
者五岐如指相傳謂巨靈擘山掌跡猶存也還至王道
人所乃余憇板屋已為風吹去蓋聞雷時也王導余左
折觀新洞：頗高廣同州馬君昭額之曰迎陽蓋華當
少陰迎陽以配合之令有生氣云又上之為雷神洞復
右折為朝元洞：之下為賀老避靜處穴石垂雙鏤而
下之鏤盡乃板道以銅杖挿之峻壁而板載之銅杖之
上復綴壁以鏤攀之而行板道下皆絕壁松林隨山麓

起伏翠濤彌望賀所棲室憑於突厓煬灶猶在室傍有巖高十餘丈遙覆其室朱書全真巖三大字蓋憑空仰作之者亦神奇矣還出石穴復經閭王邊西折以上為避詔巖希夷表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嚙來蓋此巖上覆如屋多恠狀余往游分寧清水巖其勝畧等西上為嶽殿下有希夷睡處相傳希夷睡經旬鍾離雲房過焉候其息以紙墨作黑白圈圖之授純陽子曰先天混沌譜也又下為老君煉丹所石爐經丈餘高可六尺余聞老子青牛出關遂入蜀関尹喜索之青羊之肆安從燒煉于

此道德玄：又安事爐中龍虎耶或好奇者托之以增靈勝耳此行為西峯石罅二尺直下相傳香子斧劈之留有足跡或曰巨靈足也又北上為西嶽大殿：之北為舍身崖古之有道者皆于此仙去崖之東稍折而下為鎮嶽宮玉井在焉深可十丈圓徑半之記云生千葉白蓮服之羽化或謂開花十丈藕如舩也又北上為蓮花峯視諸峯不知更高幾許身疑在太清中吞吐靈氣五內百骸麗：如濯不一到此虛生此生昔李白僅登落鴈峯便為呼吸之氣上通帝座不知上此更何作語

峯之下有石窟如白凡二十有八上應列宿自南而北如貫珠水經其中由崖端挂下山腹水簾洞洩之道人為余指然雲臺白雲白羊松檜朝來玉柱玉秀毛女諸峯張超石羊黃神藏馬諸谷歷之詳說余恨無羽翰橫飛又恨不遂鑿巖結蘆避世以老天漸晦道人曰雨至宜且歸始予登山從數人持三日糧不謂陳君所遣供事者倍之計再宿當無贏又聞山頭雨人不得上下經月雨即經月不得上下乃與道人別取道下山下山較易蒼龍嶺遇雨浙之洒面避之三元洞雨止復行下離

垢如初上時則先一人納余足坎中而上絕余者徐縱其手乃以身下之峽下撞如之余既下笑謂童子曰腓股酸楚如斲幸猶我有也抵青柯坪陳君別遣人供張候余之飯乃就輿令僕夫倒輿而肩之峯巒層疊隱見如拱如揖追隨送余之亦如去知己別情親愛戀難割又如劉郎之失天臺漢郎之失桃源悔其還也嗟乎未斷塵緣重來人世仙都此去托足何期千載一時感慨無際矣既抵客舍恍惚碧雲青靄猶在衣履奇峯怪壁纍纍囊袖冷然克然不自知所得云何也余為時棄擬從

花峯頭把酒問天乃到時忘之矣山骨立五千仞洞皆
豨成不似吳粵間土石嶮岬錯互水蕩滌出之者山均
山罅有土乃有樹：底多墮葉摧枝歲月朽腐無寸艸
石上生萬年松草類亦蘚類也皆枯莖一雨還青記稱
華山神林斧犯之輒逢虎狼豈然哉山自青柯以上樵
者所不能到故棟樑之材干霄合抱皆得自全不獨樗
櫟臃腫匠所棄也余婚嫁未畢五嶽在念不圖竄逐首
踐西華嘗恠韓昌黎以彼雄豪登華山頂驚悸不能下
至痛哭狂叫欲死乃余是游而幾死者亦數矣峽千尺

撞百尺一躡朽枝將墮援余者安能為力死矣即余不
先墮援余者失足墮余與俱墮死矣離垢時足一躡空
或繩斷手痺死矣山頭或下片石死矣蒼龍嶺風決起
安所留足死矣車箱諸險莫可先後莫可左右一失足
死矣扳道銅棧多繡損板或墮死矣東巖架空支林當
聞雷時風或顛架死矣余犯數死以成茲游竟能容與
三峰歷太虛搜仙窟豁耳目開心魂筋骨逾強意興飛
動將無山靈護持之耶而陳君仙令能愛客于烟雲間
幸哉余之遭矣陳君謂余當紀游將伐巨石刻之山頭以

傳奇詭余方自適何暇適人姑存其概時自披覽當坐游云

黃羅山記 黃允文

黃羅去敝廬只二里餘余每從郎川還山中輒一登其

方弗了已

華山遊記 評修 應福

忽類海市然次為四月晦與程平仲偕天燥不可耐四

望昏靄如前遊坐蔭山半橫厓中見近畝麥熟萬頃黃

金地綵畔界之井也一偕同業汪爾占諸君是日稍

霽遙山可數輕嵐媚之近則千丘晶熒弄日日下春霞

綵四起為鋒為紺為蒼碧與巖紫翠相映發俄而巨

光一線橫竟西北天非黃非縹作青金光雲門蓮花諸

峰瓊瓏岬岬悉現光中疑是軒轅浮丘鼎中丹氣真使

人作凌雲想一偕程用脩汪于田鄭本寧以觀梨花至乘

興登澹陰四垂疎雨時洒俄而烟歛俯視原樹龍麥嫩

色如染清江帶之成一片綠玉布颿飛其中如水田白

鷺也不食頃霧復集諸君謂山靈為我輩出阿闕觀耳

傳奇詭余方自適何暇適人姑存其概時自披覽當坐游云

黃羅山記 黃允文

黃羅去敝廬只二里餘余每從郎川還山中輒一登其彷彿可紀者五初與諸從兄弟遊陟山半忽霾晦登頂見下方白露瀾茫諸山頭出霧中如青頻白波共浮蕩黃白二嶽時露一峯兩峯隨霏靄之淡濃為現滅熹微倏忽類海市然次為四月晦與程平仲偕天燥不可耐四望昏靄如前遊坐蔭山半橫厓中見近畝麥熟萬頃黃

金地綠畔界之井也一偕同業汪爾占諸君是日稍霽遙山可數輕嵐媚之近則千丘晶熒弄日日下春霞綵四起為鋒為紺為蒼碧與巒巖紫翠相映發俄而巨光一線橫竟西北天非黃非縹作青金光雲門蓮花諸峰瓊瓏岬岬悉現光中疑是軒轅浮丘鼎中丹氣真使人作凌雲想一偕程用脩汪于田鄭本寧以觀梨花至乘興登澹陰四垂疎雨時洒俄而烟歛俯視原樹隴麥嫩色如染清江帶之成一片綠玉布颿飛其中如水田白鷺也不食頃霧復集諸君謂山靈為我輩出阿闕觀耳

一偕族侄明遠用夏則秋閏九日風甚勁碧空澄朗可
辨纖毫厯指諸峻嶒者為某峯某峯諸培塿為某丘聚
落為某鄉浮圖五出為某：剎松飈萬壑轟響如海潮
西日射大川中晃爛沸感遙眩人皆帆檣點：落冶金
中不復向者觀矣夫山川不改余五登而見各殊烟雲
雨日屢遷而流峙若與之俱幻乃信世界多幻境攬勝
者何可謂一探輒盡也

遊馬鞍山記 俞允文

崑石婁縣之山馬鞍良次形勝旣麗不類土俗敦驕

奢華歲向春鄉里通衢之人闔戶以往才豪強梁襲以
相勝窮獨貧賤賴以為日當其時人有羸者矮者癡者
瘖者跛者羶者口嚙者疥痔者聾者耳偏枯者眇者瞎
者矇矓者牙黃者峻頰者髯如拖朱者肥豕腹者韋條
長者鼻斲削不辨臭穢者口耳缺者廣額突脊頂禿髮
鬢者首縮而足掘唇掀而齒豁者面五色具千恠萬象或
數疾而同一人或數人而同一疾如是之人老幼男女
蝟集蟻擁或羣而嬉或列而行或拔距走鞞或張卷卷
鞠或喜相奔逸或怒相搏擊或提壘挈盂絡盛壺食或

邂逅交遊扳連而往或握手道舊或倚樹歌咏或乘興
而至興盡而歸或興盡而歸援之而止或以事牽道經
而游或以游至事牽而返或戲謔人貌或滑稽射遠或
恃勇乘危或反接特行或喘或溺或嘯或笑或坐或卧
或俯而俛或揖而讓如是之人不可殫狀山行郊游卷
集道溢當其時人有鮮好衣服張蓋擁衛瞋目咳唾擬
于王公狡童雋妓曜色增態挽袂憑肩迎風掩笑千鼓
百氣弄影驕艷枹鼓捩金鳴絲擊筑羣呼聚飲列炬而
還如是者才豪強梁也翠匳金璫朱衣華裳拂擊目睛

五色並輝足若蓮瓣輕盈點石刺莠鈎蘿丹碧支裏數
步之內香澤唾人左右侍女前呼後應人莫敢仰坐口
評論如是者皆才豪強梁家也夾道歡呼笑罵騰踊卒
然之間目不及張遺簪墮珥破襟絕襦婦女鬟髮彷徨
孤立日落神沮垂首斂色如是者男女交錯也其侶間
之莫不蒙羞疾行自謂至死此有餘恨乃今屏跡然猶
有不畏者牽引乘携左顧右盼妄稱故道迷復環視肢
躄瞠腰腰若束芻髻秃缺鮮塗澤衣服故舊不相掩笑
解衣市物且唱且行如是者鄉里貧賤也牲酒羅列揖

跪拜立但恨無地先後卜祝吉者忻然凶者復續灌酒謝神丐者環立禱頌喝至盈盂高下一人迴旋莫可指畫如是者歲時廟祭也牛牽馬驅髻毳行隊恃力扛石從事野燒競走益薪起烈越焰爭以為能如是者牧豎也數十百人攢一短褐閉目將鬚搖首嚙舌語言若注不喫一字解衣散錢者為王公媵佛諸天者為馬牛愚頑無知憑依若神如是者為浮屠也曲席結舍圖形繪象袞人穢夫極口稱道其狀與浮屠等者皆星士望氣人也無賴男子駢肩累足衆口交唱一時之內山崩谷沸

反走却避豁然成路如是者擊毬也白眼娼罵足蹙不前偃卧隨道者遊人醉也黃衣搥縮尼僧道士也幅巾厥襖武藝術人也屠酤酒肆星紛豆貯秉軒弛檐植然梗道百色之人莫不投業以為盛事人散鳥禽相和烟日風火焱發續：紛：文：章：具一時觀豈不偉哉俞子往觀而嘆曰韓子云脉病而肥者死今之天下疲聾殘疾梵：孤苦破衣敝屣盡無斗粟日暮無食談笑自若數千百人罕有出此皆沿習成俗猶敢驕奢華是亦脉病而肥者也何豪貴豐顯作一大官以囊橐計而

視以為樂悲夫

三山遊記

屠

隆

秣陵長干寺沙門欽義渡江來潮普陀訪余紫烟閣曰
貧道髫年祝髮西遊峨眉朝普賢北遊五臺朝文殊迄
今東航海抵普陀朝觀音大士所至皆遇物顯化光景
殊勝且窮列名山大川神臯靈壤險壯峭絕雜遝參差忻
然有會于中嘗欲為文記之恐筆不逮心請得口之吾
子華焉余曰唯義公年十七隨師入楚由巴東浮巴江
巴江險急清泚可鑑其上羣峯崔巖往來刺天兩岸狹

東僅容一刀水中亂石鎗斨怒張利如鋒刃舟上行者
百丈牽挽難於升天下者建瓴躍矢瞬息千里彌迅彌
險所歷瞿塘灘瀕白帝黃陵三峽之間峯峦秀媚草樹
蒙茸鳥啼猿嘯使人且喜且愕神骨蕭爽從東行萬里
抵峨眉未至峨眉三十里望兩峯濃黛欲滴似明似
滅乍遠近來近人俄而峯頂佛光忽起光五彩作橫空
巨梁狀衆驚顧以為虹霓獨義公心知其佛光少選梁
上復起一圓光如滿月光中現出一白象其上乘一菩
薩衣裳纓絡宛然若月中現出河山地影而明了過之

良久圓光冉々墮東峯梁光隨滅詰朝登山參普賢道
場山周迴千里形半弯如峨眉故以名兩名刹一曰白水
一曰黑水俱在山半其餘叢林以千計僧徒以萬計又
明日登天門絕頂天門者兩石若擘開高而揮天人從
石中度罡風峭勁殿宇不可以履瓦々皆以銅鉄錫為
之其上多竒花怪木靈禽異獸鳥有如鷓者如雀者俱
能言誦佛號朗々數徧山谷小獸有如松鼠者能隨大
衆禮佛後雙足人立擎前雙足作合掌狀人拜亦拜了
不怖人以來銅鳥雀結緣羣飛下繞人前後如素狎習然

稍起一機心瞥然翔舉矣一花五色若薜英不知何名
有放光石日照之則有光作五色閃爍射入山高寒尤
月飛雪陰厓積萬歲冰中產雪蛆玉色可愛人登山夏
山披裘冬月僧衆移居山下留一二苦行者掩戶地炕
而居所過多高衲異人後二十九北遊長安從涿鹿入
代州上五臺五臺者五峯平列如臺故名一名清涼山
按華嚴經云大支那國有山名曰清涼其中嘗有一萬
肉身菩薩於內修行即此山上有清涼石廣僅丈許可
立千人上濶下狹狀若仰盂盤旋搖動久而不墜義公

登東臺禮菩薩罷出據峰頂矚眺山距遼海千里微茫
宵靄遠見聲色時日向西見峯影雜人影隨落照而去
直墮海面義公目眩魂駭吐：奇事時閔中人王大理
道純卹刑太原在山下召僧徒齋課為二親祈年作念某
嘗聞此山靈異甚至而不得覩見豈其意固未誠耶頃
之見燭忽吐花迸開如五色寶蓮蓋辦瓊瓏少頃變作
俊貌狀其上坐一菩薩光彩如畫王君愕眙大喜遍召
徒衆入觀無不歡呼頂禮久之漸隱燭亦旋滅比王君
入室更衣燭明如故時義公親見其事王君亦自誤神

燭記萬曆丙戌春義公東渡羅刹走會稽由甬江出鰲
柱峯下泛海朝普陀觀音大士一葦在大海水浮天無
岸海上諸公遠近歷：大者如拳小者如粟天黑風起
波濤洶湧義公寂照觀空兀然不動但高吟謝康樂詩
揚帆采石花掛席拾海月普陀一名落伽山孤懸海中
四方僧衆士女來朝者殆無虛日夫文殊普賢觀音並
古佛應身出世各就南瞻名山以為道場而義公先後
卓錫覽勝尋真參佛証道斯以勤矣古今文人藻士好
遊天下名山川崇躋幽探務窮勝絕以此散其胸懷解

其煩懣是未免於住也取境解心境在則解境去旋轉此其於道無毛髮益故林栖穴居之士標格脩然風流掩映而並不聞証道度世此其驗也義公三山遊非徒擘結雲霞討求松桂其興尚平許邁之遊猶有間焉余故為筆而記之

東門觀桃花記 王 衡

蓋今人多偽為雅而吾吳尤甚蘭菊凡家置一譜馬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迺余性獨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遊：必徧今年二月之十七日予與汝增

約使人往探城四隅問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好則步出東門踏菜花行望見一村居小有花柳可觀則酒醕與蒲席已次第設矣其居在小谿中桃花左右溪約有三四十株甚嫩美既又移至吳氏庄：宅與池相遠畧同前而廣五倍之花碩大且繁中一緋色據水上者特異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於內桃花亦醉面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頭額也飲樹下留連久之頽日尚未晡迺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濱者墻角橋畔者菜花柳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

而延客或遇之矮簷下及坑塹灶突之間則含酒滿舌
喫之曰為汝浣衣席暖更移酒盡復買忘其去城之遠
遠也汝增曰夫桃價不堪與牡丹作奴人且以市娼辱
之子何好之甚余笑曰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
桃者有之然皆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綵績人能
盜天夫桃也遠而睇之光浮：然近而即之若有暖暈
焉蓋頌桃德者天：近之灼：則已下矣擬之於春殆
異女乎陽出震而得梅桃與梅其得氣獨完故於香味
色中具有別韻即刻畫綵績者巧愈不似：愈不真

子舍是而貴夫盆盎拳握之觀何歟且夫天下之貴賤
失所久矣餽釘貴而梁肉賤土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
而考課賤桃之賤於子無感也汝增無以對遂泚筆志
其語

香山雪遊記王 衡

余以前歲遊真覺寺訂雪盟比連日雪乃鼓舞周季良
同客尤伯固王元敬張伯新遊馬甫出門目神外淫雪
又彌甚遂遣童子歸將襪被來而止飯真覺寺據浮圖
騁望間露石骨者隨捧雪綴之飯已循堤行則黃日已

逗雲影中遠近諸山黛白錯而東一山受哺日色獨爛
如丹霞驚晚者良久此到香山且昏夜矣賴夾道積雪
奕奕道余行俄而星見天井山僧報曉霽急科頭起則
千峯一雪凍雲頽倚山頭如醉玉人乃將諸子涉環翠
亭雪徑深二尺許從者幾以隻跌印之觴數行轉而憇
於碧雲之余公墓平臺坐林壑中眺雪頗勝已乃從舊
道歸則昨日之熱者繭環者化為玦矣因相與錯叙其
勝今雪毡毳款舞且倦且驕舊雪晶明浩漾積矣而若
不有試從卑望高如鉢和國人仰面不見山若登高臨

遠則又身在淨界視三千大千沙礫皆淨土也其封谷
完其揣樹密其印沙如鳥篆其附城郭若魚麗其幕紅
寺襯落葉俄淺絳俄又淡黃種種作態可喜至於寒雁
空橫素鳧旅坐暗泉界響老松低枝枯蘆有聲村火斜
出於是間更有深致吾曹戴高簷帽披貂帽愉奔車鞭
蹇爭相指盼以為山林入吾畫圖而亦知吾曹乃山林
畫圖中人耶季良叫曰此致佳固安得不消之雪而弄
之余曰噫嘻自古汗竹繡石簪筆枝劍者等於朝雪而
况雪乎子欲得雪而不消者則為玉為監為絮為練種

有几似矣而定非此歐公所簡棄也且子寧物增乎寧
 雪減乎傍一客應曰然雪則何必不消願吾輩雅善消
 雪彼熱肺腸子封簾守戶者吾猶得以頃刻之觀傲之
 余曰毋人各有適子以綴之舟東郭履鄭榮驢為至矣
 乎則風不出而不出之叟亦能哄人願謂伯固子第圖
 之余姑為之記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記三十二

遊覽

遊驪山記 袁宏道

驪之山鬱然而清而其水浩々然鳴九衢也古柏森々
 然翳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頰而
 杖者作而前曰民雖耄猶彷彿憶之指其巋然而墳者
 曰是舉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而澄澈者曰是

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銅
三泉而聞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倚松四顧蒼茫
久之乃披荒榛踞危石楚聲而歌曰涓々者流與山俱
逝兮空潭自照影不至兮吁嗟乎茲山崇三世兮歌竟
浴于長湯遂登老氏宮極于臺東過石菴寺休焉稍倦
假寐僧榻忽有丈夫峩冠修髯揖余而言曰吾子失言
夫山奚能崇使吾幸而遇度匡諸君子豈不亦嘉遯之
數吾子謂九疊之屏七里之灘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
所遭者為宣城孤山輩騷壇之士豔稱久矣吾豈復我
吾姓也余蘧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喟然嘆曰異哉夫
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之隻詞有時
為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而為水石
所倚重者吾當北面事之

華山記 袁宏道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表
裏純骨者為華為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也塊
而瘳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堵碎玉天水烟雪雜
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級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

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雷如井者曰燿曰峽如雷者曰
溝皆斧為銜以受手足銜窮代以枝受手者不沒指受
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引而上如粘壁之龜
壁不盡罅時為懸道巨壑折々相通若故為巨以嘗者
橫亘者綴腹倚絕崖行足垂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厲
垣撮心于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亘者搦其脊匍匐
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
黑吾形壘々然如負甕瓦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々欲落
第恐身之不為石矣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督在目方

其在罅目着暗壁升則寄視手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
目受成焉耳罅盡而崖目乃為崇眩于削為粟眩于深
為掉眩于仄為喘愚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險
之所以劇矣余衣不蔽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崖下
望攀者如猿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鷄山之巖巖
乃至此自恨無虎頭馬真筆也踰仙掌壁折入石弄北
旋上石滑而不級為東峰過坪躡崖道尊持而中斷為
南峯度峯足蜿蜒上石葉上覆而橫裂為西峯南峯踞
兩峯之上如人危坐而隻引其膝下有土徑異樹交絡

峽水鳴其間峯頂各有池如白如盆如破瓦鮮碧澄澈
古松覆之西峯石多巒乍視如未穩南峯之背有靜室
垂瓊鏤上畫為鐵杙以承板道東峯南下為衛叔卿博
臺鏤對懸柘屋自達皆奇嶮

華山後記 袁宏道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縈洄出踰張起
谷壁乃峭至希夷峽石忽具態摩雲綴日壓疊而上行
大石累上卧澗中水不得直去則躍舞飛鳴與山爭奇
於一罅之內至青柯坪西峯斗絕出諸山忽若屏息奇

者平高者俯若童子之見爰師不知其氣之微也西峯
之奇在水簾洞遠視見甕下有丹石瀑布幕之千尺幢
而上大奇則大險小奇則小嶮寸寸為如弱夫之挽勁
弩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蛻龍之骨四帀峰密映
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板浮顛浪中不復謀目
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若日月岩前方石峭壁直上止
嶮耳無他奇也踰嶺路絕折身反度其嶮更甚而不名
者佳不甚修也過五將軍樹度橋至通天門嶮乃盡山
自仙人拇始為嶽七以內若自為天地者諸星曜平視

得人間之半其地微膚長松檜汚處齊雲臺峰頂雲
臺直北當入壘時猶干霄諸峯之在雲臺下者猶龜
也南上即落鴈峰千山環之如羽林執戟兕山皆奇峭
鋒鏑林一峯直背如輪若與峰爭秀渭水東行與黃
河合下見樹影東峯即玉女峰也祠玉女者乃峰之一
臂所謂洗頭盆亦渴而淺而東峰有之圓滑深潔錫以
盤名亦稱西峰最幽奧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瓣覆屋
巔其下有龜却立昂首如欲行蓋葉上物也是即所謂
蓮花峰矣玉井在峰足二十八潭圓轉而下瀑布上流

也恨不于雨後觀之山壁樹如錯繡烏女從隙中來云
無鳥者悞洞少天成然整潔可居廬舍亦有而黃冠不
至歲一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知矣

華山別記 袁宏道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記
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峰客無何家居
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至青柯坪險不可
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鱗諸公皆造
其幽被獨非此臂乎然心知望崖者十九矣余既登天

目與陶周望高略山水勝處周望曰聞三峰最勝此生
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嶽上有數衲自華來道其險甚
具指余体曰如公決不可登余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
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峰險處而登者絕少惟汪右
轄以虛曹司理遠生楊長安修齡曾一至其巔然而矜
而口喏似未嘗以造極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
二約索犯死一往既宿青柯坪導者引至千尺嶂見細
枝柴其上頂如覆鐘天際一望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
騎馬有教余攀鬣感鏗者心益怯後有善者謂余曰

子意在馬先常恨霜蹄之不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
悟試之良驥今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
手有繭足有銜何虞吾三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
嶮耳若平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唯恐嶮之
不至或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
之越絕厓踰濤度蒼龍嶺盡至峰足地稍平衍余意
勸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遲也余曰臨危者
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嶮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也吾
忘吾足矣去危即夷以力相角此輿卒之長何有於我

明文海 卷三十一
哉下春乃躋南峰之顛與非二席峰頭待月是日也天
無纖翳青崖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娛遊客夜深
就枕月光蕩漾如雪余彷徨不能寐呼同遊樗道人復
與至顛松影掃石余竟忽動念吾伯修下世已十年而
惟長亦逝前日蘇潛夫書來道周望亦物故山侶幾何
人何見奪之速也樗道人識余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
余亦倚松和之

辛卯宿華陰邑令以華山志及圖來觀壬辰飯雲臺
觀夜宿青柯坪癸巳宿太華之巔甲午窮東西峰之

勝欲寄宿玉女祠不可仍還峰頂乙未次于邑郵袁

宏道記

我眉後記 尸仲

山海經志海內諸山奇禽詭獸怪草靈藥已非人間所
有至西王母豹尾虎齒之異鍾山龍身人面之妖皆世
俗之所驚笑莊生之鯤鵬也列子之岱輿負壘嶠伯終
北國也世儒皆以寓言目之由今而觀古人不盡誕也
我之巔去地百餘里耳物候形色遂與人世絕異其草
箭筈其松浮屠其雲兜羅綿其水糜粒而中堅其上恒

明文海 卷三十一 七
不雷之威寄于風而松受之仰葉疊成故名塔松他
木多癭此目前所見者也三冬廡下時有宿虎若依人
就溫而晝則避人有獸焉虎質而差短小其鳴陀佛人
因以此丘字之當是貌貅之誤此得之傳聞者也志載
龕洞凡百五十餘人多不能到偶當積雨之後東嶺新
旭韶采媚人宣告予曰此放光之日也遂戒僕治裝市
村醪以往是役也車徒倍減於前而濟勝之具稍一服
習短衣芒履猛氣十倍誅崖討谷力補前遊之缺窮日
之力達化城寺至八十四盤而暝時五月十有九日戴

幕橫驚不怖險而怖迷道旁古木奇石秀薄芳林往往
弋之戟之虎之魅之望炬影于翠微明滅之上臆是圓
覺庵無何而兩僧篝燈至矣踉蹌次精舍漏可二鼓急
需杯中物澆此寒懣開瓶試之已化為醞屬厭酪奴而
詰且詣光相臺白雲歎然而出纖濃靡密漸騰漸厚久
之天失其空地失其塊凌失其牡谷失其牝上下一素遊
人似處卯白中無復縫隙雲之觀極于此然吾以身之
山在不若其在下也上之得下不若下之得上也降而
觀焉始知臺上欄筍人物俱拍浮于靉靄游移之中東

明文海 卷三十一
滇蜃市不幻於此時道人僧侶梵聲如雷無不仰公佛
光而不知光反在下然其始猶烏景也景大于盤搖
曳不自安若有物撼之少遷沒入化為巨輪其暈乃復
青白週外黃赤碧週內之中央一規洞明觀見者取
鑑焉雖千百人林立了無他形此所謂攝身光也至夜
登七寶臺下瞰如望光而爛紅數點忽離迷于萬仞峻
谷之下冉冉欲上苦為勁風所抑又復散去遂至千百
萬億文以美名曰聖灯然亦深山所未曾有矣此中省
光利于得雲而遠眺則忘之其明日又偶然無雲倚樓

一盼番禺數千里遂在目前支流魁父無不畢照其最
奇者則西域雲山也此山本萬古冰雪結成諸峰歷歷
直挿天表初日暎之空瓏艷耀反不盡白安得虎頭銀
不律寫入關生半臂字下堂里許一泉正出僧云龍穴
其中吾可以鉢錄之既至則蜥蜴也余曰此下方蛇醫
安得謂龍僧指首爪示余果微異旋入僧舍得一碣昔
曾誤汲入釜者頃刻雷雷大作天地晝晦諸僧不知所
為一老僧厲聲曰得無煮龍子乎急發釜出之立霽此
亦一異也是日下頂東南行為九老洞之徑嶺有九經

其三每下一嶺卽度下一溪其下如墜不測之淵上亦祿是然險不在此也一線之道筵以錯薪隨踐隨動蛇虺縱橫青衣操杖馭之乃行者又不苦蛇而苦煙_上入人足僅從毛竇出之遂如手指鮮血淋漓亦山行之苦趣矣自辰至未及達慈延寺_上叛于炯公而成于周藩公初采山至峩聞此幽絕欲往庐之是時洞之左右前後皆龍虎巨蛇之所宮人多况其行者炯不可竟爰洞左以居終日危坐間採野蔬自給久之猛獸毒蛇皆徙去於是始有以米蔬餉之者已而發周王之夢數千里走中

使持畫圖求肖得公乃大喜發千餘金寺之而洞之鴻蒙開矣公緣腫黃面真有道者其言亦簡重無宗門氣習恨交一臂失之洞深廣不知其入數步即暗列炬照之石色微白上下兩壁或有餘而垂或不足而陷或盤為虬龍或蹲為獅象或驚若翔禽或擬若寶塔或歲蕤為花葉或縹緲為雲物一一非刻鏤所具陰寒峭甚僅從煉魔堂而返聞炯公曾深入深_窟兩晝夜耳邊風聲甚急不得前窮之亦未易也洞之背卽化城寺與雷洞坪通自此遡鬼谷女媧諸洞當亦不遠但非飛鳥

不得度余以是窺峩眉山真形嵌空礮礮非獨極高也者
昔一頭陀連泉數千觔從雷洞坪懸身而下周觀諸洞
人因目為風道人此亦奇士並記之

峩眉山記 曹學佺

出嘉州之南門為峩眉徑而峩愈用自遠過津焉絕流
者二揭衣者一既入縣田食堰水膏液雲油有沃益
之稱遇嶺為閣爰於上宋時建魏華父書也首坡名解
脫以出山者釋危就坦至此而尽噫予惡知乎出解脫
入解脫即過此為華嚴寺即華嚴垵為純陽殿前壩

溪有石如水船水出灌堰石上龍門二字蘇子瞻書又過
為中峰寺即乾明觀黃魯直居之為歌鳳臺列仙傳所
稱楚狂接輿隱于峩眉山中不知所終也陳希夷福壽
字殊俗筆峩石神水亦亡謂又過為雙飛橋山中橋非
一此可稱橋一橋受一水上水自一洞來有黑白之分
若挾而舞若搏而赴勢不相過橋始狎久之乃濟有石
狀如牛心受水所激而成有前後牛心寺前者白水而
後者黑水也孫思邈居于白水今之萬年寺即白水寺
由山下至寺一舍而遙倍之而近如循墻自墉以達堂

窾每遇一嶺輒如止扉寺前為四達而內則大宮也其地皆稻田塍埒俯仰隈隩氣候和煖不異於外有蒲氏村蒲人居之雲漢蒲公之後蓋權輿是山尔出寺至明月池俗名初喜亭其嶺蔓延行之無盡石磴難數始治終亂騎已絕輿用二十許人昇蹲處于內為似輿形者耳首十人不任輿以舟視輿背如弓繩如絃猶不滿輿者意左右八人翼伸縮如猿臂莫之定向輿首者察路如察脉常苦眩次者如眩師或亟跳出輿外或詭入輿內或同前後左右為一井計二十人之形如鴻

雁木葉偶成文字莫知所以又或作十數層如懸線或擁腫一處如木癭也輿不可以足代足不可以手代扶予行者不善地以善讓于予善在左則棄右者善在右則棄左者亦有時而下不十上之一輿相詬厲甚首者拊不任輿者背如相齧然留十數人後者躡石上隨足下擊前者足驚全輿前者交平地欲趨後者未脫險不能從出初喜亭至化城寺俗名木皮殿徑一嶺狹束如滴水所流注多磊砢善脫足謂之滑石滑也由木皮殿至雷洞坪行者禁聲有禁聲碑

輿二十人他輿者半共百五十人俱行篋篋灌莽中
 若不相顧若夢與人語而人不應崖木連困糾紛或寓
 或族或相切磨或自弊死或翹繚而向或無枝而葉每
 上一嶺不能半望若青天則有樹立于傍為客由役而
 惺盱也聲不能石疊木如馬齒雷洞坪上木皮殿以上樹不能枝向空如虎爪由雷洞坪
 至天門石路詰曲為八十四盤峭直纔減半梧丘當途
 或出其前或出其後又或出其左右而還之輿者寔則
 輿向空久始寔則輿者空則輿死孺地有聲而過門以
 外為娑羅坪娑羅其葉冬青其花蒼菊其色赤白木

皮殿以上皆有之然有雜樹故不之稱也天門也樹
 娑羅三之二松居其一有一樹枯而復榮定者居之將
 合無跡也門內有橋曰天橋有井曰井給有臺曰光相
 臺有鐵瓦殿昔建有銅殿今建有菴以棲禪者予登
 乎臺為其穆也肅也者即其明也斤也者即其見乎
 蒼也之色不在穹窿者即其于世也悠也洋也者即前
 之岷江大出而尾下也背之瓦屋上平正而平章也遠
 之雪山濺滄而泅沒即予何以知朱明之別于玄英又
 何以知臯且之別于辜涂何以知靈臆靈霖之相終始

何以知蟬煉挈貳之自消息又何以知今日霞雲之不為暈氣五采耶又何以知人世之雕繪而繡錯目眩而心亂者之有異乎此即噫觀止矣學佺曰予遊名山多矣直上百里無所因緣則未之聞見也高出五嶽秀甲九州天竺先生之言也楚人李維禎述于臺側李公本寧前予守西州川也

奉命恭祭天壽山記 鄭以偉

天啟元年辛酉三月二十日上命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以偉恭祭天壽山之神以新御極告

也是日天色晴朗佳氣鬱葱太平之兆已先見于此矣臣退而考天壽山之義于地志未得其解及誦世宗實錄十五年四月乙酉朔丁未上遊九龍池戊申諭從臣曰天壽山乃長陵主山之名適者之小山名天壽者誤也昔皇祖在上飲酒是日萬壽之日百司臣庶上壽因進名天壽朕欲作一小亭為記以正其訛傳可名此山為平臺山皇祖乃成祖也憂文慈題平臺山詩云勝蹟昔因皇祖駐佳名今為聖人傳即指此也諸陵皆名以天壽為主山而命名本于成祖之上壽殆天所畀以鐘

靈毓秀為億萬年丕基所闕守但文愍詩首云東
山七口象山前百尺圓峯一水環東山今不知何山耳
臣又閱張棟大金國志云金國都上京本無山陵止卜
墓護國林之東至海陵徙燕始有窆陵之意令司天臺
卜地於燕山回之圍年餘方得良鄉西五十餘里之大
洪山曰大洪谷曰龍街峯岫秀拔林木森密真陵之處
海陵毀其寺遷其祖宗叔父改墓於寺基之上又將正
殿原位佛像處鑿穴以奉安太祖太宗及父德宗其餘
各隨昭穆序為天燕山之四圍即我明之陵也長陵在

黃土山考永樂七年成祖營山陵於是命禮部尚書趙
班以邢家江西人廖均卿等定為海陵求地於北方年
餘矣乃不知此為帝生之地而它營于良鄉殆天意固
此以昇我明非偶然也且冀州為軒轅故都唐堯因之
朱晦翁稱為天地一大風水碣石號為天柱雖漢元光
後淪入海而完氣自在茲山自石晉以來淪於邊塞宋
人不能越橫山以圖燕雲到我朝遂為神靈衣冠所遊
因成祖上壽而得名又得世宗正其訛傳乃始與鼎湖
並隆則山之遇又可知也然臣又考陵近邊亭世宗曾納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五十五
輔臣李時言置鯤兵于昌平其後十六年命塞天壽山
東西通黃花鎮口世宗之慮遠矣臣奉命恭祭因恭考
其詳如此

游桃花記 陳繼儒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
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塙花間菜畦綰結相錯
如綉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榼同
胡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翁
然推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鷄黍餉客余輩衝筵前索酒

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
從花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坐花藪中以藏鈎輸
羸為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猿狂鳥探
葉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為
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危脯為壽
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逢得伯
靈子猶拉同往又遇素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
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
理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甫

明如海
賓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
見色為動復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蚶佐之是時
不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為十九榼十一
酒七八壺酒屈興信花醉客醒方苦瓠蠹相貳忽城頭
以長鯁醢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
輩大喜賞為韻士時人各為隊上各為戲長伯史靈
角智局上紛上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鍾
言笑時酒漉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
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鬢角人上得歡喜

吉祥而去日暮烏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
視紗巾縹袖大都酒花上瓣而已昔陶徵君以避秦數
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為寓言非有真桃源也今桃花近
在城窟無一人為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后
花下數日間便尔成蹊茅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后能
復幾人上上推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
籍則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金華三洞遊記

張維樞

金華山道書稱三十六洞天之元有赤松鹿田九天宮女

煉丹諸竒蹟在焉而其北總名三洞分之為上中下三洞世所傳黃初平叱石成羊與劉仲卿隱身處也癸卯春仲余同激水程大坤與吳寧郭大振龍浦陽須丈日華湯溪汪文東台以公事至娶時輕雲曖曖和風清玲竹笋新芳柳絲拂路真為暮春勝景適為山主人劉大紫垣折招遊余不覺履齒為踊因連輿出即行近十里許見古木森々離立道左如青玉幹亭澗流潺湲從亂石瀆瀑珠跳雪飄聲與林笙相和塵土俗腸漸為一洗已近洞數叟來迎白髮蒼顏具有野意類武陵桃源中

人俗言附洞居民多壽良信已觀上洞石如亂雲如堆卵嵯研分裂勢欲飛墮足駭人目有玉女端坐類觀音纓絡具備中洞舊傳有水簾飛涎濺沫內藏石壺深不可測今直空濛一片地而土氣深幽膚骨幾粟下洞則石壁卓立一巨石亘空約修數十丈石_下可坐數百人一水緣石門流出旱極不涸汲以煎新茗清韻不減惠泉近石門處其水深四五尺人仰卧舟中離石僅五六寸許用竹竿箭入丈餘乃達視門外別是一洞天舉火燭四壁多宋元人墨跡中有搗葯臼泉滴其中終歲不滿有

仙人田有耕犁跡有編蝠大如鷓白如玉石壘下垂空
翠欲滴叩之其音噌吰如鐘鼓惜缺一部霓裳與之按
拍相傳此山有三十六窟三十六里照以松炬可徑行第亦未有
竟其底者時振龍丈怖甚入後出先許久神色乃定曰
吾目中未見有奇險如此洞內洞者也近晚設供巨石
下情各酣適因縱觀張大參慎吾屬赤水長卿諸公所
題咏携襍被宿山間樓房日華丈善滑稽諸丈佐以雅
譔兼松風石泉聲入枕畔徹宵僅成假寐而數叟之蚤
茗至矣梳洗畢主人邀集共榻為山後之行見高峰層

岳亂石巖積即黃初平羊石也雖多礪砢豈無空瓏余
此謂此石若遇米元章少蘊之癖不將寢處山巔即諸
丈為願解山行數百步細雨微吹乃各登籃車坐盼諸
山波湧峯峙畏者如螺奔者如駿怒者如獅吼翠者如
屏障而長松數千曲直參差間插層崗之表斯又仙洞
後之奇觀也余惟蘇山以勝著者若赤松若鹿田若白
石若紫薇岩而皆以佐水洞之奇其以仙及儒隱著者
若張玄真若仲卿孝標二劉若兩黃冠若陳簡縣掾而
搃以分初平叱石之韻今吾黨交臂而來旋目而返一

入城市啾囂塞膺欲覓洞中一拳一勺之趣了不可得
尚安望其餐石衣嵐脫僮父習氣乎日華文曰吾黨
身世皆幻也適然共處適然共遊各適吾適足矣服食
求仙何如今日一盃酒因再就郡中歡會而別

游高粱橋紀 吳伯輿

江南遍地皆水其地靡案衍與水繁會燕中則沙磧所
撩望水光香氣如隔天河帝宮紫城之西有蓮池焉其
噴噓於林霏密織荷枝搖曳之間在夏秋最宜以其菊
鬱之蔭滿接浪紋暑氣不得入也水脈則源于高粱橋

高粱橋在兩直門外兩水夾堤精藍布岸珠塔丹砌鱗
疊溪面春羅垂楊萬餘樹珂繫枝々縉紳布爲蔽地游
女倚靡而翁呻自相蹂若其人影直起波光徑入宮河
流照呷浪之細魚從水底自呈其鱗鬣層々生動而兩
山娟然如拭開新鏡之光掠髻鬢之影朝夕娛遊人於
几席最率真者隨地布蔭隨蔭張席一切禮法盡捐喜
氣溢于樽壘據高臨遠恍如身在淨界視三千大千沙
磧皆淨土矣余乃知天下之躍机莫過于水而京師囂塵
蔽天白日欲昧值此於面睫間宜其樂也猶怪喧襍於青

娥闈貴之場者未知其樂也雖然魚樂予樂子知我知孰循其本亦知之於濠上而已且輞川入吾圖畫即亦吾曾為輞川圖畫中人即是日同行者則黃陽平徐春字姜仲諷周玉繩各極歡而退余作極樂寺留春詩四首乙卯之四月朔也

內南城紀畧

吳伯典

客有談南城之勝者維時已奔注吾胸一日偕諸子肅冠紳而行自東華門進至麗春門凡里餘碧欄紅榭盈行徑松各相映也漸入翻喜其邃而虞其戾不敢恣足導

者指弘慶殿而頂禮焉殿之中座寶璐莊嚴琉璃光映我佛慈悲妙相也左右兩殿供我佛變像藍面赤身具三眼駢拊手足肥而短人道其為尊者指為寶也引之撫摩所勢皆兵刃形狀蹲而伏其下者多人獸之怪蓋西番所供多此像凡殿廡陳設鳳香龍草之屬類不可識左折有通靈碑二座碑高丈餘橫如之厚類尺上刻郊祀廟享御製頌文透光如水有若紋浪陽面視之衣裳牆宇之類飄々生動歷皇史歲門至龍德殿一派隙地皆種蔬瓜藤棚松架注水負甕宛如村舍過此則飛虹橋上石窰穴出

刻為螭虎禽鳥之狀虬曲而削不受足傳為西洋僧取裁布勢裝載而來架置不爽尺寸獨留一罅緝以此地卷石此石時歌時泐竟不敢望諸石之危立則謂西洋僧故為表異以見神通是也橋之南北柱石而題曰戴鰲曰飛虹相距數十步有洞嵌石壁其上刻秀巖二字疊而上蘿棘扶石罅以出嶮峻太古蝕壁皆翠楯石磴數十畝有方丘焉勢若箕踞然而碧欄紅亭與翠巘相映發最上為乾運殿古松大栢栗之沉陰亞風有聲鶯鶯各徙倚於竹籬石楠松劉蘿幄之間覺敗址殘苔皆有

喜氣記稱北海玄洲多太玄仙官金芝玉草得無似之耶然北海玄洲探竒者猶得取道此固天帝之宮也誰得而望焉乃予他日又以事入兔耳山登旋磨臺冷洞左右盤轉若輪高數百丈石色紫翠相雜如零星一步一變態然下視甚削鏑登來橫豎不立轉覺平行其規制竒巧也蓋臺為世廟所構以奉諸仙往來直是上據莽蒼視下猶隔一塵不覺身之欲仙矣折而下為山前殿宇一石當門之左磴磴透脫視其骨皆玉也晶然如鏡之欲開而冷光之下出于匣晚立久之從此振衣肅入至

觀花臺皆宸遊處也臺砌牡丹凡數千本新竹以屋覆之防其凍折耳而風枝搖曳若沉若起何嘗騎龍脊烟霄氣來湊人但天威若近不覺汗出浹背急望大耳山出夫吾最好游所游諸山水竒相代也而此若山水中之洞室悄然殆非人間不可得而代者且山水可以形游亦可以神游此亦神之所不得設者矣轉眼思之忽如隔世事不敢尽記不容不記以志吾幸南城之入為五月望前二日偕游者曰周歲樵年伯阮集之周玉繩其以蔬品至者懷寧侯孫心菴導而前且佐之具中侍

范誠軒也靈壁侯湯念嵩則懷寧甥以懷寧來者也遊而且叙其事則香醉山人也其後所入大耳山魏之生平大觀因附志于此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十一

孝行類

三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likely a list of names and title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reading '明倫' (Minglun).

